隋書第二十三卷

監修國史趙國公長孫無忌等撰

志第十八

五行下

洪範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知厥咎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羽蟲之孽故有目疾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常燠

後齊天保八年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劉晝向五行傳曰

視不明用近習賢者不進不肖不退百職廢壞庶事不從其過在政教舒緩時帝狂躁荒淫無度之應

草妖

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哭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遂絕蓋草妖也視不明之咎

時晉王陰有奪宗之計謟事親要以求譽下譽譎皇太子高祖惑之人參不當言有物憑之上嘗當黨與也親要之人乃當晉王而譖太子高祖不悟聽邪言廢無辜有罪因此而亂也

羽蟲之孽

梁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在南徐州坐聽事有野鳥如鼓數百飛屋梁上彈射不中俄頃失所在京房易飛候曰野鳥入君室其邑虛君亡之他方後綸爲湘東王所襲竟致奔亡爲西魏所殺

侯景在梁將受錫命陳備物於庭有野鳥如山鵲赤觜集於冊書之上鵂鶹鳴於殿與中大同元年同占景尋敗將亡入海中爲羊鵂所殺

陳後主時蔣山有衆鳥鼓翼而鳴曰木何帝京房易飛候曰鳥鳴門闕如人音邑且亡蔣山吳之望也鳥於上鳴吳空虛之象及陳亡建康為墟又陳未亡時有一足鳥集于殿庭以嘴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成灰獨足者叔寶獨行無衆之應盛草變成灰者陳政蕪穢被隋火德所焚除也叔寶至長安館於都水臺上高臺之義也

後齊孝昭帝即位之後有雉飛上御座占同中大同元年又有鳥止於後園其色赤形似鴨而有九頭其

年帝崩

天統三年九月萬春鳥集仙都苑京房易飛候曰非常之鳥來宿於邑中邑有兵周師入鄴之應也武成胡后生後主初有鳥集井后悵而鳴鳥不祥之應也後主嗣位胡后淫亂事彰遂幽后於北宮焉

武平七年有鸛巢太極殿又巢并州嘉陽殿雉集晉陽宮御座獲之京房易飛候曰鳥無故巢居君門及殿屋上邑且虛其年國滅

周大象二年二月有禿鶖鳥集洛陽宮太極殿其年帝

崩後宮常虛

開皇初梁主蕭琮新起後有鴝鳥集其帳隔未幾琮入朝被留於長安梁國遂廢

大業末京師宮室中恒有鴝鴿之類無數翔集貝開俄而長安不守

十三年十一月烏鵲巢帝帳幄驅不能止帝尋逢弒

羊禍

開皇十二年六月敏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羝羊黃色大如新生犬圍四蹄蹋蹋行甚速俄頃不見

禍也洪範五行傳曰君不明逆火政之所致也狀如新生犬者羔類也雲體掩蔽邪佞之象羊國姓羔羊子也皇太子勇既外備貳宮王陰毀而被廢黜二羔闕一羔隊主之應也

恭帝義寧二年麟遊太守司馬武獻羊羔生而無尾時議者以爲楊氏子孫無後之象是歲煬帝被殺於江都恭帝遜位

赤眚赤祥

梁天監十五年七月荊州市殺人而身不僵首墮于

地動口張目血如竹箭直上丈餘然後如雨細下是
歲荊州大旱近赤祥寃氣之應
陳太建十四年三月御座幄上見一物如車輪色正
赤尋而帝崩
至德三年十二月有赤物隕于太極殿前初下時鐘
皆鳴又皆進白飲忽變爲血又有血霑殿階瀝瀝然
至御牀尋而國滅
後齊河清二年太原雨血劉向曰血者陰之精傷害
之象僵尸之類也○明年周師與突厥入并州大戰
城西伏死百餘里京觀高數丈烏鳶飛俄曰天雨血染衣國亡
君戮辱後主亡國之應
四年三月有物隕於鄴毀庭色赤形如數斗器衆星隨
者如小鈴四月晉大后崩
武平中有黑點如自咸陽王斛律明月宅而至于太廟
大將社稷之臣也後主以讒言殺之天戒若曰殺明
月則宗廟隨而覆矣後主不悟國祚竟絕
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寒
厥極貧時則有龜孽有魚孽有鼓妖有黑眚黑祥惟

地動口張目血如竹箭直上丈餘然後如雨細下是歲荆州大旱近赤祥宽氣之應

陳太建十四年三月御座幄上見一物如車輪色正赤尋而帝崩無故天呼數聲而崩

至德三年十二月有赤物隕于太極殿前初下時鐘皆鳴又皆進白飲忽變爲血又有血霑殿階瀝瀝然至御牀尋而國滅

後齊河清二年太原雨血劉晝以爲白陰之精傷害之象僵尸之類也○明年周師與突厥入并州大戰城西伏死百餘里京觀高四十丈

君戴武後主亡國之應

四年三月有物隕於殿庭色赤形如數斗器衆皇隨者如小錢四月晏大后崩

大將社稷之臣也後主必讒言殺之天戒若曰殺明月則宗廟隨而覆矣後主不悟國祚竟絕

武平中有無點地自成陽王斛律明月笔而至于太廟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寒嚴極負時則有鼓妖有魚變有鼠禍有黑眚黑祥惟

火冷水

寒

東魏武定四年二月大寒人畜凍死者相望於道

京房易飛候曰誅過深當燠而寒是時後齊神武作相先是爾朱文暢等謀害神武事泄伏誅諸與交通者多有濫死

河清元年歲大寒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識曰殺無罪其寒必異是時帝淫於文宣李后因生子后恚恨不舉之帝大怒於后前殺其子

原王紹德石大哭帝慙冷而讓殺之投于水中良久乃蘇寃酷之應

梁天監二年二月六年二月並暄霜殺草京房易傳曰舉兵妄誅罰不法厥罰霜是時大發卒拒魏軍於鍾離連兵數歲

大同三年六月朐山隕霜殺稻菽是時大興師選衆遣將吳明徹與周師相拒於呂梁

陳太建十年八月隕霜殺稻菽是時大興師選衆遣

鼓妖

梁天監四年十一月天清朗西南有電光有雷聲二
易曰鼓之以雷霆霆迅鼓妖洪範五行傳曰雷霆託
於雲猶君之託於人也君不憮於天下故兆人有怨
叛之心也是歲交州刺史李凱舉兵反
十九年九月西北隱隱有聲如雷亦氣下至地是歲
盜殺東莞琅邪二郡守以胸山引魏軍
中大通六年十二月西南有聲如雷其年北梁州刺
史蘭欽舉兵反
陳太建二年十二月西北有聲如雷其年湘州刺史
華皎舉兵反齊天保四年四月西南有聲如雷是
時帝不恤天下興師旅
後周建德六年正月西方有聲如雷未幾吐谷渾寇
邊
開皇十四年正月旦廓州連雲山有聲如雷是時五羌
反叛侵擾邊鎮二十年無雲而雷京房易飛候曰國
將易君下人不靜小人先命國凶有兵甲後數歲帝
崩漢王諒舉兵反徙其黨數千萬家大業中滎陽石
敬頻歲鳴其後天下大亂兵戎並起

魚孽

梁大同十年三月帝幸朱方至四瀆中及玄武湖魚皆驤首見於上若望乘輿者帝入宮而沒洪範五行傳曰魚陰類也下人象又有鱗甲兵之應也下人背叛舉兵圍宮帝瞋目視乘輿之象也後果有侯景之亂

齊神武武平七年相州鸛鵲泊魚蠶飛去而水涸洪範五行傳曰急之所致魚陰類下人象也晏子曰河伯以水爲國以魚爲百姓水涸魚飛國亡人散之象

明年而國亡

後周大象元年六月陽武有鯉魚乘空而鬬猶臣下興起小人從之而鬬也明年帝崩國失政尉迥起兵相州高祖遣兵擊破之

開皇十七年大興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設佛會有老翁皓首白裙襦衣來食衆中有白魚長丈餘小魚從者數百里許不復見但有一陂中無數人爭射之或弓折弦斷後竟中之剖其腹得杭飯始知此魚向老翁也後數日漕渠暴溢射人皆溺死

大業十二年淮陽郡驅人入子城鑿金斷鑾羅郎鄭至女

垣之下有穴其中得鯉魚長七尺餘昔魏嘉平四年魚集武庫屋上王肅以爲魚生於水而亢於屋水之物失其所也邊將殆棄甲之變後果有東關之敗是時長白山賊寇掠河南月餘賊至城下郡兵拒之反爲所敗男女死者萬餘人

蟲妖

梁大同初大螳螂鬬松柏葉皆盡洪範五行傳曰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京房易飛候曰食祿不益聖化天視以蟲蟲無於人而食萬物也是時公卿皆以

虛濫爲美不親職事無益食物之應也

後齊天保八年河北六州螟蝗人皆祭之帝問魏尹丞崔叔瓚曰何故蟲叔瓚對曰五行志云土功不時則螟蟲爲災今修長城內脩三臺故致災也帝大怒歐其頰擿其髮滴中物塗其頭役者不止九年山東又螟十年幽州大螟洪範五行傳曰刑罰暴虐貪虐不厭興師動衆取城脩邑而失衆心則蟲爲災是時帝用刑暴虐勞役不止之應也

後周建德二年關中大螟

開皇十六年并州蝗時秦孝王俊哀刻百姓盛脩邸
第後竟獲譴而死
毚禍
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投陂法於人場圃之上
夜見大豕來詣其所小豕從者十餘謂沙門曰阿練
我欲得賢聖道猶負他一命毚而去賢聖道者
君上之所行也皇太子勇當嗣業行君上之道而被
因發之象也一命者言為煬帝所殺
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其
曰歲將盡阿耶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荅曰
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意
是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其後
蜀王秀得罪帝將殺之平樂公主每匿救得全後數
年而帝崩咸盡之應
黑眚黑祥
梁孝聖三年六月有黑氣如龍見于殿內近黑祥也
黑周所尚之色今見於殿內周師入梁之象其年為
周所滅帝亦遇害

陳太建五年六月西北有黑雲廣數畝散如猪者十餘
洪範五行傳曰當有兵起西北時後周將王軌軍於
呂梁明年擒吳明徹軍士皆覆沒
火沴水
後齊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襄楷曰河諸侯之象應
濁反清諸侯將爲天子之象是後十餘歲隋有天下
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鏡澈十二年龍門又河
清後二歲大唐受禪
陳太建十四年七月江水赤如血自建康西至荊州
後周大象元年六月咸陽池水變爲血與陳大建
十四年同占是時刑罰嚴急未幾國亡
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瞀厥罰常
祲明中江水赤自方州東至海洪範五行傳曰火沴
水也法嚴刑酷傷水性也五行變節陰陽相干氣色
繆亂皆敗亂之象也京易占曰水化爲血兵且起
是時後主初即位內外酷暴之應其後爲隋師所滅
祲明二年四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黑水在關中而
今淮南水黑荊揚州之地陷於關中之應

陳太建五年六月西北有黑雲屬地散如豬者十餘
洪範五行傳曰當有兵起西北時後周將王軌軍於
呂梁明年擒吳明徹軍皆覆沒
火沴水
後齊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襄楷曰河諸侯之象應
濁及清諸侯將爲天子之象是後十餘歲隋有天下
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鏡澈十二年龍門又河
清後二歲大唐受禪
陳太建十四年七月江水赤如血自建康西至荊州

禎明中江水赤自方州東至海洪範五行傳曰火沴
水也法嚴刑酷傷水性也五行變節陰陽相干氣色
繆亂皆敗亂之象也京房易占曰水化爲血兵且起
是時後主初即位內外和睦暴之應其後爲隋師所滅
禎明二年四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黑水在關中而
今淮南水黑荊揚州之地陷於關中之應
後周大象元年六月咸陽池水變爲血與陳大建
十四年同占是時刑罰嚴急殺幾國士
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嚴咎瞀嚴罰常

風厥極凶短折有脂夜之妖有華孽有牛禍有心腹之痾有黃眚黃祥木金水火沴土

常風

梁天監六年八月戊戌大風折木京房易飛候曰角曰疾風天下昏不出三月中兵必起是歲魏軍入鍾離承聖三年十一月癸未帝閱武於南城北風大急普天昏闇洪範五行傳曰人君貪亂之應時帝既平侯景公卿咸勸帝反丹楊帝不從又多猜忌有貪亂之行故天變應之以風是歲爲西魏滅

陳天嘉六年七月癸未大風起西南吹倒靈臺候樓洪範五行傳以爲大臣專恣之咎時太子沖知安成王須專政帝不時抑損明年崩皇太子嗣位頊遂廢之

太建十二年六月壬戌大風吹壞皇門中閨十二年九月夜又風發屋拔樹始興王叔陵專恣之應

至德中大風吹倒朱雀門

禎明三年六月丁巳大風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淮是時後主任司馬申訴戮忠諫沈客卿施文慶專行邪僻江揔孔範等崇長淫縱杜塞聰明貪亂之咎

後齊河清二年大風三旬乃止時帝初委政彼臣和士開專恣日甚

天統三年五月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天變再見而帝不悟明年帝崩後主詔內外表奏皆先詣士開然後聞徹趙郡王叡馮翊王潤按士開驕恣不宜仍居內職反為士開所譖叡竟坐死士開出入宮掖生殺在口尋為琅邪王儼所誅

七年三月大風起西北發屋拔樹五日乃止時高阿那瓌駱提婆等專恣之應

開皇二十年十一月京都大風發屋拔樹秦隴壓死者千餘人地大震哉皆應漳州刹寺鍾三鳴佛殿門鎖自開銅像自出戶外鍾鼓自鳴者近鼓妖也楊雄以為人君不聰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鼓妖見時獨孤皇后干預政事左僕射楊素權傾人主帝聽二人之讒而黜僕射高熲廢太子勇為庶人晉王鈞虛名而見立思心昏亂陰氣盛之象也鎖及銅像並金也金動木震之水沴金之應洪範五行傳曰失衆心並之所致也高熲楊勇無罪而咸廢黜失衆心也

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騾在道忽爲廻風所飄并一車上千餘尺乃墜皆碎焉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後二載漢王諒在并州渚謀逆亂車及騾騎之象也升空而墜顛隕之應也天戒若曰無妄動車騎終當覆敗而諒不悟及高祖崩諒發兵及州縣響應衆至數十萬月餘而敗

夜妖

梁承聖三年十月丁卯大風晝晦天地昏暗近夜妖也京房易飛候曰羽曰風天下昏人大疾不然多寇盜三年爲西魏所滅

陳禎明三年正月朔日晝晦宴罷晦冥入鼻辛酸後主昏昧近夜妖也洪範五行傳曰王失中臣下強盛以蔽君明則雲陰是時北軍臨江柳莊任蠻奴並進中歎後主惑佞臣孔範之言而晨閤不能用以至覆敗

東魏武定四年冬大霧六日晝夜不解洪範五行傳曰晝而晦冥若夜者陰侵陽臣將侵君之象也明年元瑾劉思逸謀殺大將軍之應

周大象二年尉迥敗於相州坑其黨與數萬人於遊

後國其斃每聞鬼夜哭聲洪範五行傳曰哭者死亡之表近夜妖也鬼而夜哭者將有死亡之應京房易飛候曰鬼夜哭國將亡明年周氏王公皆見殺周室亦亡

仁壽中仁壽宮及長城之下數聞鬼哭晉而獻后及帝相次而崩於仁壽宮

大業八年楊玄感作亂於東都尚書樊子蓋坑其黨與長夏門外前後數萬洎于末年數聞其處鬼哭有呻吟之聲與前同占其後王世充害越王侗于洛陽

華孽

後齊武平元年槐華而不結實槐三公之位也華而不實委落之象至明年録尚書事和士開伏誅隴東王胡長仁太保琅邪王儼皆遇害左丞相段韶薨陳後主時有張貴妃孔貴嬪並有國色稱為妖艷後主惑之寵冠宮掖每充侍從詩酒為娛一入後庭數旬不出荒淫傲縱莫知紀極府庫空竭頭會箕斂天下怨叛將士離心敵人鼓行而進莫有死戰之士女德之咎也及敗亡之際後主與此姬俱投於井隋師

執張貴妃而戮之以謝江東潛軌五行傳曰華者猶榮華容色之象也以色亂國故謂華孽

齊後主有寵姬馮小憐慧而有色能彈琵琶尤工歌舞後主惑之拜爲淑妃選綵女數千爲之羽從一女之飾動費千金帝從禽於三堆而周師大至邊吏告急相望於道帝欲班師小憐意不已更請合圍帝從之由是遲留而晉州遂陷後與周師相遇於晉州之下坐小憐而失機者數矣因而國滅齊之亡蓋至今咎之

牛禍

梁武陵王紀築城堙神將章牛忽有赤蛇繞牛口止禍也象類言之又爲龍蛇之孽宜公三年郊牛之口傷時以爲天不享棄宣公也五行傳曰逆君道傷故有龍蛇之孽是時紀雖以赴授爲名而實妄自尊元思心之咎神不享君道傷之應果爲元帝所敗

後齊武平三年并州獻三足牛牛禍也洪範五行傳曰牛事應宮室之象也帝武平大興土木築山樓殿閣起窮華極麗功始就而亡國

後周建德六年陽武有獻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

黑與黑者鬬久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赤俱入于河近牛禍也黑者周之所尚色死者戚亡之象後數載周果滅而隋有天下旗牲尚赤戎服以黃

大業初恒山有牛四脚膝上各生一蹄其後建東都築長城開溝洫

心腹之疴

陳禎明二年隋師臨江後主從容而言曰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復摧敗彼何爲者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大險古以爲限隋南北今日北軍豈能飛度節臣每患官畏彼若度來臣爲大尉矣後主大悅因奏妓縱酒賦詩不輟心腹之疴也存亡之機定之俄頃君臣旰食不暇後主已不知懼孔範從而揚之天奪其心昌能不敗陳國遂亡範亦遠徙

○齊文宣帝嘗實於東出長杯赫怒下詔西伐極陳甲六之盛既而泣謂群臣曰黑衣非我所制卒不行有識者以帝精魄已亂知帝祚之不永帝後竟得心疾耽荒酒色性忽狂暴數年而崩

武成帝丁大后憂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待者

進白袍帝大怒殺之堂下未幾而崩

黃眚黃祥

梁大同元年天雨土二年天雨灰其色黃近黃祥也京房易飛候曰聞善不及茲謂有知厥異黃厥咎龍厥災不嗣鞅賢絕道水忿也時帝自以爲聰明博達惡人賺已又篤信佛法捨身爲奴絕道鞅賢之罰也大寶元年正月天雨黃沙二年簡文帝夢凡土而吞之尋爲侯景所廢以土囊壓之而斃諸子遇害不嗣之應也

陳後主時黃衣人圍城後主惡之遶城橘樹盡伐去之

隋高祖受禪之後上下通服黃衣未幾隋師攻圍之應也

後周天象二年正月天雨黃土移時乃息與大同元年同占時帝昏狂滋甚期年而崩至于靜帝用遜厥位絕道不嗣之應也

開皇二年京師雨土是時帝徵周室諸侯徵弱以亡天下故分封諸子並爲行臺專制方面失土之故有

士氣之祥其後諸王各謀爲逆亂京房易飛侯曰天
雨土百姓勞苦而無功其時營都邑後起仁壽宮頹
山埋谷丁匠死者太半
裸蟲之孽○梁大清元年冊楊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
上大如兩歲兒墜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毋曰汝
當令我得過疫鬼曰上有官何得自由毋可急作縫帽故
當無憂毋不服作帽以縫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楊徐
兗豫尤甚莫氏鄉鄰多以縫免他土效之無驗
大寶二年京口人於蔵場見五歲登城西南角大樓

有鼓作長江猶鼓兵象也是時侯景亂江南
陳天嘉二年有人長三丈餘浮山過身潔白衣服
整齊旁若無人見二歲帝崩
後主爲太子時有婦人突入東宮而大言曰畢國主
後主立而祚終之應也
至德三年八月建康人家婢死埋之九日而更生有
牧牛人聞而出之
禎明二年有船下忽聞人言曰明年亂視之得死嬰
兒長二尺而無頭明年陳滅

齊天保中臨漳有婦人產子二頭共體是後政曰姦
侯上下無別兩頭之應也
後主時有桑門貌甚狂人見烏則向之禮作見沙門
則歐拳之烏周色也未幾齊爲周所吞滅除佛滿
發周保定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如尾兩足指
如獸爪陰不當生於背者陰陽反覆君臣
顛倒之象人足不當有爪而有爪者將致攫人之變
也是時晉陽公宇文護專擅朝政征伐自已陰懷篡
逆天戒若曰君臣之分已定矣將行攫噬之禍帝見

變而悟遂誅晉公親萬機躬節儉克平齊國號爲高
祖轉禍爲福之効也
武帝時有強練者佯狂持一瓠至晉陽公護門而擊
破之曰身尚可子苦矣時護專政因朝太后帝擊殺
之發兵捕其諸子皆備楚毒而死強練又行乞於市
人或遺之粟麥輒以無底袋受之因大笑曰盛空末
幾周滅高祖移都長安城毀開皇六年霍州有老狗化爲猛獸
七年相州有桑門變爲蛇尾繞樹而自抽長二丈許

仁壽四年有人長數丈見於應門其迹長四尺五寸
其年帝崩
大業元年鴈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長二
寸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象也角兵象也下反上之
應是後天下果大亂陰戎圍帝於鴈門
四年鴈門宋谷村有婦人生一肉卵大如斗埋之後
數日所埋處雲霧晝合從地雷震而上視之洞穴失
卵所在
大業初趙郡李元家婢產一物大如卵

六年正月朔旦有盜衣白練袴褶衫出北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為劫掠至晡遇而
射之後三年楊玄感作亂引兵圍洛陽戰敗伏誅
八年有沒公者若狂人於東都大叫唱賊帝聞而惡
之明年玄感舉兵圍洛陽
十二年盜入公又叫賊李密過東都孟讓燒豐都市帝去
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為幻術每夜樓上
有光明能變作佛形白毫彌勒出世又懸大鏡於堂
上紙素上畫為蛇為獸及人形有人來禮謁者轉側

仁壽四年有人長數丈見於鷹門其迹長四尺五寸
其年高崩
大業三年鷹門人房回安母生一男頭上生角長二
寸洪鄧五行傳曰婦人陰象也角下反上之
應也後天下果大亂陰威國命於鷹門
四年雁門太守有婦人生一肉如大如斗望之後
數十步
如此
大業十年

其鏡背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輒告云
此果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誦乃轉人形示之遠近
咸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會因舉
兵殺讓擊裴矩事泄雁門郡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
遣其所在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
正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斬之并坐甚衆與千
餘家甚殺復有桑門白海明於扶風自稱彌勒佛出
壯健皆從之者歸分者歸雀鼠輔之十餘歲稱爲大聖因襲京反衆至數萬虐軍擊破
之京房易飛候曰妖言動衆者茲謂不信路無人行
不出三年起兵自是天下大亂路無人行
木金水火沴土
梁天監五年十一月京師地震木金水火沴土也洪
範五行傳曰臣下盛將動衆者茲謂不信路無人行
動以下十一月者其邑飢云時交州刺史李凱舉兵
反明年霜咸儉人飢
普通三年正月建寧地震是時義州刺史交僧朗以
州叛

六年十二月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冬動有音以十
二月者其邑有行兵是時帝令豫章王琛將兵北伐
中大通五年正月建康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震以
動感不昌是歲大水百姓飢饉
大同三年十一月建康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震以
十一月邑有大喪及飢二明年霜為災百姓飢
三年十月建康地震是歲會稽山賊起
七年二月建康地震是歲交州人李賁襲兵逐刺史
蕭諮

九年閏正月地震李賁自稱皇帝署置百官
太清三年四月建康地再震時侯景自為大丞相録
尚書事帝所須不給是月以憂憤崩
陳永定二年五月建康地震時王琳立蕭莊於郢州
太建四年十一月地震陳寶應反閩中
禎明元年正月地震施文慶沈客卿專恣之應也
東魏武定二年十一月西河地陷而且然京房易妖
占曰地自陷其君亡祖暬曰火陽精也地者陰主也
地然越陰之道行陽之政臣下擅恣終以自害時後

齊神武作宰而矣景專擅河南後二歲神武果崩景遂作亂而自取敗亡之應

後齊河清二年并州地震和士開專恣之應

後周建德二年涼州地頻震城郭多壞地裂出泉京房易妖占曰地分裂羌夷叛時吐谷渾蘇河西開皇十四年五月京師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動以夏五月人流亡是歲關中飢帝令百姓糧於關東仁壽二年四月岐雍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動以夏四月五穀不熟人大飢

三年梁州就谷山崩洪範五行傳曰崩厥潛背叛不事上之類也梁州爲漢地明年漢王諒舉兵反

大業七年砥柱山崩壅河逆流數十里劉向洪範五行傳曰山者君之象水者陰之表人之類也天戒若曰君人擁威重將崩壞百姓不得其所時帝興遼東之師百姓不堪其役四海怨叛帝不能悟卒以滅亡

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眚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則有龍蛇之孽則有馬禍雲陰

開皇二十年十月乆陰不雨劉向曰王者失中臣下
強盛而蔽君明則雲陰是時獨孤右遂與楊素陰諧
太子勇廢爲庶人
射妖
東魏武定四年後齊神武作宰親率諸軍攻西魏於
玉壁其年十一月帝不豫班師將士震懼皆曰韋孝
寬以定功警射殺丞相西魏下令國中曰勁弩一發
凶身自殞神武聞而惡之其疾暴增近射妖也洪範
五行傳曰射者兵戎禍亂之象氣也天則禍亂將起
神武行殺中將軍曹魏諫曰王以死氣逆生氣爲客
不利主人則可帝不從頻軍五旬頻戰沮劒又聽孤
虛之言於城北斷汾水起土山其處天險千餘尺功
竟不就死者七萬氣逆天之咎也其年帝崩明年王
思政擾河南
武平後主自并州還鄴至八公嶺夜與左右歌而行
有一人忽發狂意後主以爲狐媚伏草中彎弓而射
之傷數人幾中後主後主執而斬之其人不自覺也
狐而能媚獸之妖妄也時帝不恤國政專與內人閹

豎酣歌為樂或衣繡縷衣行乞為嫫此妖妄之象人又射之兵戎禍亂之應也未幾而國滅

龍蛇之孽

梁天監二年北梁州潭中有龍鬬潰霧數里龍蛇之孽洪範五行傳曰龍獸之難害者也天之類君之象天氣害君道傷則龍亦害鬬者兵革之象也京房易飛候曰眾心不安厥妖龍鬬是時帝初即位而有陳伯之劉季連之亂國內危懼

普通五年六月龍鬬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之處樹木皆折開數十丈與天監二年同占經建陵而樹木折者國有兵革之禍園陵殘毀之象時帝專以講論為務不崇耕戰將輕而卒惰君道既傷故有龍孽之應帝殊不悟至大清元年黎州水中又有龍鬬波浪涌起雲霧四合而見白龍南走黑龍隨之其年侯景以兵來降帝納之而無備國人皆懼俄而難作帝以宴崩

大同十年夏有龍夜因雷而墮延陵人家井中明旦視之大如驢將以戟刺之俄見庭中及室中各有大

蛇如數百斛船家人奔走洪範五行傳曰龍陽類貴象也上則在天下則在地不當見庶人邑里室家井中幽深之象也諸侯宜有幽艷之禍皇不建之咎也後侯景及梁幽殺簡文于酒庫宗室王侯皆幽死陳大建十一年正月龍見南兗州池中與梁大同十年同占未幾後主嗣位驕淫荒怠動不得中其後竟以國亡身被幽執

東魏武安元年有大蛇見武牢城是時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妻李氏惠而艷世子澄忧之仲密內不自安遂以武牢叛陰引西魏大戰於河陽神武爲西兵所窘僅而獲免死者數千

後齊天保九年有龍長七八丈見廣州大堂占同

大同十年時常山長廣二王權重帝不思抑損明年帝崩大子殼嗣立常山王演棄廢帝爲濟南王幽而害之

河清元年龍見濟州浴堂中占同天保九年先是平秦王歸彥受昭帝遺詔立大子百年爲嗣而歸彥遂立長廣王湛是爲武成帝而發百年爲樂陵王竟以

幽死
天統四年貴鄉人伐古得一黃龍折脚死於孔中
齊獻武德龍君象木形龍死不祥之甚其年武成崩
武平三年龍見邯鄲井中其氣五色屬天又見汲
佛寺涸井中古同河清元年後主竟降周後被殊
武平七年并州招遠縣井下有赤蛇與黑蛇鬬數日上
蛇死赤齊尚色黑周尚色鬬而死滅亡之象也後主
任用邪佞與周師連兵於晉州之下委軍於尊臣回
阿鄰脫竟啓敵入皇業遂建之容也後主遂為周師所
邪王儼壞北宮中白
馬浮圖石過時浴公所
白蛇長數丈迴旋失所
住時儼專誅失中之咎
變不知戒以及於難
後周建德五年黑龍墜於亳州而死龍君之象黑周
所尚色墜而死不祥之甚時皇太子不才帝每以為
慮直臣王軌宇文孝伯堅請廢立帝不能用後二
歲帝崩太子立虐殺齊王及孝伯等因而國亡
仁壽四年龍見代州掘啓府井中其龍或變為鐵馬
甲士彎弓上射之象變為鐵馬近馬禍也彎弓上射

文近射妖諸侯將有兵革之變以致幽囚也是時漢王諒潛謀逆亂故繇兵戎之諒不悟遂興兵反事敗發為庶人幽囚數年而死

馬禍

侯景僭尊號於江南每將戰其所乘白馬長鳴踠足者輒勝垂頭者輒不利西魏之役馬卧不起景拜請且輦之竟不動近馬禍也梁元帝九年傳曰馬者兵象將有兵戎之事故馬為怪見此大敗

陳大建五年衡州馬生角記五行傳曰馬屋角兵

甲辰有流星一大如三斗器出大微端門流入翼色青白光明照地聲若風吹幡旗占曰有立王者從王又曰國失君其月巳酉帝崩劉昉矯制以隋公受遺詔輔政終受天命立王徙王失君之應也七月壬子歲星太白合於張有流星大如斗出五車東北流光明燭地九月甲申熒惑歲星合于翼

靜帝大定元年正月乙酉歲星逆行守右執法熒惑掩房北第一星占曰房為明堂布政之宮無德者失之二月甲子隋王稱尊號

高祖文皇帝開皇元年三月甲申太白晝見占曰太白經
天晝見為臣強為華政四月壬午歲星晝見占曰大臣強
有逆謀王者不安其後劉昉等謀反誅十一月己巳有
流星聲如隤牆光燭地占曰流星有光有聲名曰天保所
墜國安有喜其九年平陳天下一統五年八月戊申有流
星數百四散而下占曰小星四面流行者庶人流移之象
也其九年平陳江南士人悉播遷入京師
八年二月庚子填星入東井占曰填星所居有德利以稱
兵其年大舉伐陳克之十月甲子有星孛于牽牛占曰臣
之象敢亡之表也是時宣帝遣吳明徹出師呂梁與
周師拒連兵數歲衆軍屢没明徹竟為周師所虜
天保中廣宗有馬兩耳間生角如羊尾京房易傳曰
天子親伐則馬生角四年秋丹犯塞文宣帝親御六
軍以擊之
太業四年太原廐馬死者太半帝怒遣使案問主者
曰每夜廐中馬無故自驚馬回至死帝令巫者視之
巫者知帝將有遼東之役因希旨言曰先帝令楊素
史萬歲取之將鬼兵以伐遼東也帝大悅因釋王者

洪範五行傳曰逆天氣故馬多死是時帝每歲巡幸北事長城西通且末國內虛耗天戒若曰除厩馬無事恕幸帝不悟遂至亂

十一年河南扶風三郡並有馬生角長數寸與天保初同占是時帝頻歲親征高麗

義寧元年帝在江都宮龍厩馬無故而死旬日死至數百匹與十葉四年同占

隋書第二十三卷 志第十八 五行一下

隋書二十四 監修國史趙國公長孫 無忌等撰

食貨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樹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式遵行令敬授人時農商趣向各本事業書稱慾選有無言穀貨流通感得其所著也周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之法王之經用各有等差所謂取之以道用之有節故能養百官之政勸戰士之功救天災服

洪範五行傳曰逆天氣故馬多死是時帝每歲巡幸
北事長城西通昆夷內虛耗天戒若曰除厩馬無
事巡幸帝不悟遂至喪亂
十一年河南扶風三郡並有馬生角長數寸與天保
初同占是時帝頻歲親征高麗
義寧元年帝在江都宮龍厩馬無故而死旬日死至
數百匹與十業四年同占

食貨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樹土地所生料山澤
之利式遵行令敬授人時農商趣向各本事業書稱
懋遷有無言穀貨流通咸得其所蓄也周官太府掌
九貢九賦之法王之經用各有等差所謂取之以道
用之有節故能養百官之政勗戰士之功救天災服

方外活國安人之大經也善自軒頊至于堯舜皆因其所利而勸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語曰善為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斂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昔禹制九等而康歌興周人十一而頌聲作於是東周遷洛諸侯不軌魯宣初稅畝鄭產為丘賦先王之制寓有于遺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驅之以刑罰在少之以仁恩以大半之收長城絕於地脉以頭會箕斂也戍窮於嶺外漢高祖承秦凋弊十五稅一中元繼武庶黎彌殷世宗得之用成雄侈開邊擊胡蕭然咸鏖宮宇押於天漢逖遊跨於海表旱歲除道凶年掌秣戶口以之減半盜賊以之公行於是譎詭賦稅異端俱起賦及童齔筭至舡車先武中興聿遵前軌量成賦畧薄足稱經遠靈帝開鴻都之牓通賣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漢之常科土貢方物帝又遣先輸中署名為導行天下賄成人受其弊自魏晉二十一帝宋齊十有五主雖用度有衆寡租賦有重輕大抵不能傾人產業道關政

亂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儉約以事府帑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賚給不踰經費京司帑屋既充積於廊廡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煬皇嗣守鴻基國家殷富雅愛宏侈肆情方騁初造東都窮諸巨麗帝昔居藩翰親平江左兼以梁陳曲折以就規摹曾雉踰於浮橋跨洛金門象闕咸竦飛觀頹巖臺川構成雲綺移嶺樹以爲林數包荒山以爲苑囿長城御河不計於人力運驢式馬指期於百姓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既而一討潼庭三駕遼澤天子親伐師矢大舉飛糧輓秣水陸交至疆埸之所敗傾勞弊之所興須雖復大半不歸而每年興發北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遐陲分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饑餒婦工紡績不足以贍資裝九區之內騷和歲動從行宮掖常十萬人所有供須皆仰州縣租賦之外一切徵斂趣以周備不顧元元吏因割剝盜其大半遐方珍膳必登庖厨翔禽毛羽用爲玩飾買以供官千倍其價人愁不堪離棄室宇長吏叩扉而

亂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儉約以事府帑
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賚
給不踰經費京司帑屋既充積於廊廡之下高祖遂
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煬皇嗣業國家殷富雅
好遊幸東都西苑巨麗侈昔居藩翰
親平江左兼以梁陳曲折以就規摹曾雉踰崇浮橋
跨洛金門象闕咸竦飛觀頹巖疊川構成雲霧宮
樹以爲林數包芒山以爲苑周長數百餘洞不計其人力
運鑪式焉指期於百姓天下死於轉徙者過半
而一討渾庭三駕遼澤天子親伐師兵大舉飛糧
轉秣水陸交至疆場之所敗傾勞弊之所殂殞雖復
大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遼
隨分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
救饑餒婦工紡績不足以贍資裳九區之內騷和歲
動從行宮掖常十萬人所有供須皆仰州縣租賦之
外一切徵斂趣以周備不顧元元吏因割剝盜其大半
遐方珍膳必登庖厨翔禽毛羽用爲玩飾買以供
官手倍其價人愁不堪離棄室宇長吏叩扉而

達曙猛犬迎吠而終夕自燕趙跨於齊韓江淮
入於襄鄧東周洛邑之地西秦隴山之右僭偽
交侵盜賊充斥宮觀蕪爲茂草鄉亭絶其煙火
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關中癘疫災旱傷稼代王開
永豐之粟以賑飢人去舍數百里老幼雲集吏在
貪殘官無倣次咸資貨賂動移旬月頓卧墟野欲
返不能死人如積不可勝計雖復王旨撫運天禄
有終而晴氏之亡亦由於此焉遷爲平準書班固
述食貨志上下數千載損益粗舉自此史官曾無
概見夫厥初生人食貨爲本聖王割廬井以紊之
通貨財以富之而教之仁義以之興貪而爲盜刑
罰不能止故爲食貨志用編前書之末云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
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
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
蛮陳俚洞雜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賦物以裨國用又
嶺外富饒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
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

達曙猛犬迎吠而終夕自燕趙跨於齊韓江淮
入於襄鄧東周洛邑之地西秦隴山之右僭僞
交侵盜賊充斥宮闕中癘疫災旱傷稼代王開
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關中大饑觀鞠爲茂草鄉亭絶其煙火
永豐之粟以賑飢人未去倉數百里老幼雲集吏在
貪殘官無攸次咸資貨鬻貨動移旬月頓仆塡野欲
返不能死人如積不可勝計雖復王室撫運天禄
有終而隋氏之亡亦由於此焉逮爲平準書班固
述食貨志上下數千載損益粗舉自此史官曾無
概見夫際初生人食貨爲本聖王割廬井以業之
通貨財以富之富而教之仁義以之興貧而爲盜刑
罰不能止故爲食貨志用編前書之末云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
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
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
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賦物以裨國用又
嶺外諸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
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

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
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
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淮所輸終
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
食客之類甘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個客無過四十戶第三
品三十五戶第四品三十戶第五品二十五戶第六品二十
戶第七品十五戶第八品十戶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
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
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諮議加一已上一人皆通在佃客
數中官品第六已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
人第九品及舉秀才孝廉前驅由其強弩司馬羽林郎
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稚斧武騎武賁持戟冗
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客皆注家籍其課下男
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綠絹八尺綠綿三兩
二八分租粟五石祿亦二石下女並半之男女年十六
已上至六十爲丁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
十六免課女以嫁者爲限若在室者年二十乃爲丁

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役之其田畝稅米二斗蓋大率如此其度量斗則三斗當今一斗稱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其倉京都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也臺城內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大倉東宮倉所貯擬不過五十餘萬在外有穀草倉錢磯倉錢塘倉諸郡皆太貯備之處自餘諸州郡臺傳亦各有倉大抵皆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別唯得廩食多遥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高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丹楊吳郡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班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大縣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妄載州郡縣祿米綿布絲綿當數輸臺傳倉庫若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此祿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所得蓋少諸王諸王出閤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鮭香油紙燭等並官給之主及王婿外祿者不給解任還京仍亦公給云

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實繁農商失業官有

征伐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盜尋而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於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之始武帝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天平元年遷都於鄴當北徙並給當處春秋二時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給當處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之費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及傍海置鹽官以煮鹽每歲

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自是之後倉廩充實雖有水旱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是時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神武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文襄嗣業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略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及文宣受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內徙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

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絶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北興長城之役南征諸將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脩創臺殿所役甚廣而帝刑罰酷濫吏道因而成姦豪黨兼幷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爲生事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之費用焉天保八年議從裁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范陽寬鄉以處之百姓驚擾屢以頻歲不熟米糴踊貴矣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珎芝議脩石鼈等屯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廩充足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至河清三年定令乃命人居

十家爲比鄰五十家爲閭里百家爲族黨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已下爲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爲中六十六已上爲老十五已下爲小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兗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內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户執事官一品已下逮于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幾郡華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賁已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永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郡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已下及皇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在京百官同丁牛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年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

准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壑租一斗義租五升壑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貌租皆依貧富爲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焉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逐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糴州穀價貴時出糶貧人之戶則還用所糴之物依價糴貯每歲春月各依鄉

土早晚課入農桑自春及秋男二十五已上皆有田畝桑蚕之月婦女十五已上皆營蚕桑孟冬刺史聽審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遊手焉緣邊城守之地堪肯食者皆營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統之二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考其所入以論褒貶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踊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糴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至大統中又毀東宮造脩文

偃武隆基嬪嬙諸院起代
以列館中起三山搆臺以象滄海并大修佛寺勞
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諸曹糧膳
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
賜與無限加之旱蝗國用轉屈乃料境內六等
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
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節長顏贊成之後主大
悅於是以其所入之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
用不豫焉未幾而亡

後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以冢宰掌邦治之典
田里之數會人之財賦役斂施之節制畿
疆溝洫之域須施惠政產之政司均掌田里
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畝口九已上宅四畝口
五已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畝丁者田百四十畝丁
賦穿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皆輕
癈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綿絹一疋綿八
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
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

偃武隆基嬪嬙諸院起代捐樓又於遊豫園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搆臺以象滄海并大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諸曹糧賜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與無限加之旱蝗國用轉屈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節長顏贊成之後主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之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豫焉未幾而亡

後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稽審賦役斂散之節制畿疆偏鄙之域頒施惠之要審牧產之政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畝口九已上宅四畝口五已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為輕疾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

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
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
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
其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
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掌鹽掌
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煑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
化之三曰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
鹽鹽形鹽每地為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司會掌辨九
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則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
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斂之

閔帝元年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
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
建德二年改軍士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
後夏人半為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增一月功為
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
東京六府

武帝保定二年正月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
渠以廣漑灌高祖登庸罷東京之役除入帝之稅是

時嶺迴王謙司馬消難相次叛逆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卒東土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及頒新令制人五家爲保保有長保五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焉男女三歲已下爲黃十歲已下爲小十七已下爲中十八已上爲丁丁從課役六十爲老乃免自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二百頃少者至四十畝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園宅率二只給一畝奴婢則五口給一畝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課

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田三頃六品二頃五品則爲田三頃六品二頃五品則爲田二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公用

開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宮品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

減十二番每歲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爲二丈先是尚依周木之斂官置酒坊收利鹽池鹽井比日墾百姓採用至是罷酒坊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遠近大悅是時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軍旅數起轉輸勞弊帝乃令朔州摠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又於河西勒百姓立堡營田積穀京師置常平監是時山東尚承齊俗遊役情遊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老詐小規免租賦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親令析籍各令爲戶頭以防容隱於是奸計漸息進四十四萬二千新附二百六十四萬二千五百口高頻又以人間課輸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恒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爲輸籍定樣請徧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便近五當三當其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數月帝既躬儉約六

宮咸服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弊者隨令補用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用爲僊費大加譴責後進香復以穅袋因答所司以爲後誡嘉由是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皆出於豐厚嘉九年陳平帝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牛皀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又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隆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闢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由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其年冬帝命諸州等使

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弊者隨令補用皆不改作非直節儉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希供費之帝用爲後識高由是內外率職府帑以贍供費因行慶賞百門外來道刻充實百官祿賜之貴三百餘萬段帝帝親御朝堂問勞凱旋師因行慶賞百姓年五十者輸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益實倉廩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又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隆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其年冬帝命諸州考使

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策問四方貢士竟無長算帝
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
老小又焉十三年帝命楊素出於岐州北造仁壽
宮素遂東山堙谷營構觀宇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
使嚴急丁夫多死疲斃顛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
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宮成帝行幸焉時方暑
月而死人相次於道素乃一切就除之帝頗知其事
甚不悅及入新宮遊觀乃喜又謂素爲忠後帝以歲
暮晚日登仁壽殿周望原隰見宮外燒火彌漫又聞
哭聲令左右觀之報曰鬼火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既
屬年暮魂魄思歸耶乃令灑酒宣敕以呪遣之自
是乃息

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於
是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
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
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
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
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于

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曰京邑所居五方輻湊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東注百川海瀆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慮但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河水入於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為益殊廣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即成阻閡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汎舟之役人亦勞止朕君臨區宇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實愍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量事計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形究其費之義一得開鑿萬代無毀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艦晨昏漕運公沂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萬誠知時當炎暑動致疲勞然不有斷夢安能永逸宣告人庶知朕意焉於是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諸州水旱凶飢之處亦得開倉振給五年五月工部尚書龔陽縣公長孫平奏曰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無災而人無

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九陽關內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於赤子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振賜必令少食之人莫不豐足鴻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強宗豪家道有餘者皆競出私財遞相贍給此乃風行草偃從化而然但經國之理須存定式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又委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振給自是諸州

儲峙委積其後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兗汴許曹亳仁壽豫鄭洛伊潁等州大水百姓飢饉高祖乃命蘇威等分道開倉振給又令司農丞王亶發廣通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關中遭大旱而青兗汴許曹亳仁壽豫鄭洛伊潁等州大水百姓飢饉高祖乃命蘇威等分道開倉振給又令司農丞王亶發廣通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關中又發故城中周代舊粟賤糴與人買牛驢六千餘頭分給尤貧者令往關東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賦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上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振給不必官位為限明年東巡狩因祠泰山是時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十五年二月

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
費損於後之絶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雲夏長霊鹽
蘭豐鄯涼甘瓜等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
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詔秦豐
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紀河廓鄯隴涇寧原敷丹延
綏銀扶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二月又詔社倉准上
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二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
四斗其後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亳曹戴譙潁等諸州
達于滄海皆困水災所在沉溺十八年天子遣使將水
[illegible]行州源相視高下發隨近一以賑濟之因之者
開倉振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遣水之處租調皆免
自是頻有年矣

何[illegible]

開皇八年五月高頻奏請州鎮諸調庸及課州管戶
數少者官人祿力乘前已來恒出隨近之州但判官
本爲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於所管戶內計戶徵稅
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廻易生利以
給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書安平郡公蘇孝慈
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唯

利是求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莫斯之甚於是奏皆給地以營農廻易取利一皆禁止十七年十一月詔在京及在外諸司公廨在市廻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息收利云

煬帝即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爲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鄭內人及天下諸州富商大賈數萬家以實之新置興洛及廻洛倉又於皁澗營顯仁宮苑周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至澠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竹鳥獸鱗介奇玩於其中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又命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不絕者千里而東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每月載死丁東至城皇北至河陽軍相望於道時帝將事遼高增置軍府掃地爲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造龍舟鳳艒黃龍赤艦樓船蔑舫募諸

水工謂之毀脚衣錦行勝執書絲纜挽船以幸江都
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漿船九品已上給黃
篾舫艚艫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
豐辦者加官爵關之者譴至死又盛脩車輿轝輅旌
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骨角齒牙皮革毛羽可
飾器用堪爲弊毛者皆責焉徵發者卒朝命夕辦百
姓求捕網罟徧野水陸禽獸殆盡猶不能給而買於
豪富之家其價騰貴一隹雉尾一直十縑白鷺鷥
鮮卑之乃使地田主事常以歲杪使赤土國致羅刹又使部

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浮虜數萬人卒深入蒙犯瘴
癘饑疾而死者十八九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
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
域諸蕃往來相繼所經州郡疲於送迎慶賚以萬萬
計明年帝北巡狩又興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
東至紫河縣亘千餘里死者大半四年發河北諸郡
百餘萬衆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
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西巡河右西域諸胡佩金
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

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其年帝親征吐谷渾破之於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屬西奔青海帝駐兵不出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馬驢十八九於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遼遠兼遇寇鈔死亡相繼轉輸不已百姓困乏而行人賚貨產出錢市

馬填之數郡合調轉相灌輸僅一達焉天子以道遠煩費乃罷西海郡以其地賜烏孫昆彌而發天下七科適吏及勇敢士以擊匈奴又數遣貴人乘驛分部考察諸郡豪桀通姦猾者窮治其黨與大抵皆因前人舊迹增益之於是郡國中家以上大抵無不破者民力屈竭財用匱乏戶口減半

惡則市一人億下千自於是馬匹至十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因屬發疾山東尤甚所在皆以徵斂供帳軍旅所資爲務百姓雖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賦有所徵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日暮之間價盈數倍吏因緣爲姦以刻徵斂取辦一時彊者聚而爲盜弱者自賣爲奴婢九年詔又課關中富人計其貲產

出驢往伊吾河源昆莱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
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爲四番於遼西柳城營屯往
來艱苦生業盡罄盜賊四起道路南絕隴右牧馬盡
爲奴賊所掠楊玄感乘虛爲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
歸于高陽郡及玄感平帝謂侍臣曰玄感一呼而從
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爲賊不盡誅後無
以示勸乃令裴蘊窮其黨與詔郡縣坑殺之死者不可
勝數所在驚駭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爲盜賊皆盜武
馬始作長槍攻陷城邑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

益遣募人征遼馬少不充人駄而許爲六駄又不足
聽半以驢充在路逃者相繼執轡者斬之而莫能止
帝不懌遇高麗執送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
之因政至于京師於開遠門外磔而射殺之遂幸太
原爲突厥圍於雁門突厥尋散遽還洛陽嘉益驍果
以充舊數是時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
在倉庫猶大充牣吏皆懼法莫肯振救由是益困初
皆剥樹皮以食之漸及於葉皮葉皆盡乃煮土或擣
藁爲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

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爲汲綆然布以爨代王瑋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飢饉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振之百姓方蘇息矣

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爲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爲常以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勵雖以此爲辭其實利在侵削又都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

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姦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魚薪之類小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其東路無禁准貨故方山津檢察甚簡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大市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爲貨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雜錢

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通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賤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已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云

陳初因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於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二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鑄錢又間以鍮鐵鎚以粟帛為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二年又鑄大化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云

齊神武霸朝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漸已後百

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
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
皆不行交貿者皆以綿布神武帝乃收境內之銅及
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
僞競起文宣受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
其文其錢甚貴且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
私鑄鄴中用錢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
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兗梁豫州並雜類各殊武
平已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于齊亡卒不能

革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乃更
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時梁益之境
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
官不禁建德三年六月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
大收商估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七月又以邊境
之上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入四關布泉
之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正月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
遂廢之初令私鑄者絞鄰保連配為戶奴平已後山
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

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用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有鉛鑄二年四月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為樣從關人來勘撿相似然後得過撿不同者即壞以為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常平所在用以貿易不止四年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祿然百姓習用既久尚猶不絕五年正月詔文帝以錢貨乖雜又多私鑄乃禁出錢之處並不得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聽人間鑄錢其私有採取十年詔罷諸郡鑄錢其後姦巧稍漸磨鑢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鉛錫錢遂相放效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為準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銖鑄錢是時江南人間錢少晉王廣又聽於鄴別鑄紵山有銅鈷處銅鑄錢

於是詔驃置十鑪鑄錢又切
鑪鑄錢是時錢貴盜鑄乃令有司掊天下邸肆見錢
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易多為
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大業已後王綱
弛紊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初每千猶重二
斤後漸輕至二斤或剪鐵葉裁皮糊紙以爲錢相雜
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隋書卷二十四　志第十九

食貨

原件短缺

卷25—卷39